

文化语境与政治话语 ——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话语分析

Cultural Context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

陈丽江 著



湖北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文化语境与政治话语

——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话语分析

**Cultural Context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

陈丽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语境与政治话语: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话语分析/
陈丽江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5043-5384-9

I. 文… II. 陈… III. 新闻公报—新闻语言—研究
IV. 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2654 号

文化语境与政治话语——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话语分析

主 编	陈丽江
责任编辑	杨 凡
装帧设计	水木时代(北京)图书中心
监 印	赵 宁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邮政编码: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53 千字
印 张	9.75
印 数	3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5384-9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陈丽江博士的专著《文化语境与政治话语——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话语分析》即将付梓，作者嘱我为之作序，我对这一全新的学术领域知之甚少，恐难胜任，但丽江博士盛意难却，我只好抱着学习的态度，一边拜读这本厚厚的打印稿，一边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

一、选题大胆，新颖独到。作者在对文化语境和政治话语的宏观把握的前提下，以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话语为观察点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是需要一定的胆识的。因为“政治话语”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而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话语则涉及国家、政府等的一系列重大主张、方针、政策，作者站在学术的立场上，选择一般学者较少涉猎的新的领域进行研究，体现出作者超乎常人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掌控语料、分析语言的能力。作者认为，从本质上看，“话语”(discourse)是语言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交汇点。话语不仅与语言系统有关，还与言语交流的语境有关。对政治话语的研究必须联系与其相关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语境，从言语行为(言内意义)和社会行为(言外意义)两个层面去考察。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作者具体地论述了文化、国家认同与意识形态，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语类、话语结构、参与者的话语角色及其相互关系、语用策略等问题，处处体现出作者的真知灼见，章章都有发他人所未发的闪光点。例如对发言人和媒体记者的话语角色关系的分析，作者深入解剖它们之间“矛盾和一致”、“权势和礼貌”的复杂关系。再如对新闻发言人话语策略的探讨，作者从“认同策略”、“设置议程”、“闪避策略”、“话语重述”、“模糊策略”等方面进行概括，既具体，又全面，且多是自己新颖独到的见解。

二、体系严密，方法得当。作者对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话语研究，可以说构建了一个对政治话语进行科学的研究的严密的体系，这个体系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先介绍话语的一般理论，把落脚点放在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话语上面，再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语境着手，探讨我国政府新闻发布会的内在特征，话语结构和话语策略等问题。

作者在研究中采用了多种方法且运用自如，得当妥帖。1. 宏观、中观和微观相结合，如第二章是从宏观的文化语境方面探讨我国的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话语建构与理解的“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指出它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和在言语层面上“国”即“家”的概念隐喻的表现等。第三章讨论中观的情景语境，从话语范围、话语基调、话语方式三个方面探讨政府新闻发布会的机构(institutional)语境和机构话语，分析在宏观语境制约下，形成我国政府新闻发布会的仪式化“独白体”(ritualized monologue)话语秩序(order of discourse)。第四、五章则是从微观上谈政府发布会的话语结构。这几章表面看是从宏观、中观、微观上分别论述的，实际上是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2. 静态和动态相结合，作者始终把对话语结构(静态)的分析和文化语境(动态)的分析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从未将它们割裂开来。例如对新闻发布会中代词“我们”(we)、“您”和“你”的分析，作者就将其与社会、文化等动态因素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3. 多种语言学方法的结合运用。作者借鉴了国内外多种先进的语言学方法，如话语分析方法、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功能语言学方法、语用学方法、语料库等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突破批评话语分析对政治话语过分关注意识形态和将意识形态狭隘理解的做法，突破了这种分析方法过分关注语言外事实甚至将语言研究和社会研究本末倒置的做法，利用其合理内核，将话语与社会、话语与社会结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正确的结论。4. 定量分析法。作者对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话语研究，很多地方都用了定量分析法，做了大量的

扎实的数据统计工作,如对人称代词“您”和“你”运用的统计,对情态类词语使用频率的统计等等,都说明作者做学问认真扎实。

三、语料丰富,论证充分。根据作者介绍,这部专著的语料是取自我国政府的三个部门:国新办、国台办和外交部的30场发布会语料和美国白宫新闻发布会(也叫吹风会)的10场实况录音语料。我们认为,在一部专著里选取这么多的语料,肯定是要“用”的,况且这些语料都具有有效性,可靠性和权威性,代表了政府新闻发布会的水平。作者精通英语,对英国语料运用和分析也是非常适当的。重要的是,作者不是堆砌语料,而是通过语料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9.4对“模糊”中的“指称模糊”和“模糊限制语”的论述,作者就用了多个语料进行具体分析,使论证更加充分。作者善于运用“语料库”,对语料的运用往往能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在附录一和附录二里还给读者提供了详细的中、英文参考语料,这也是值得称道的。

四、语言流畅,行文规范。这本专著洋洋二十几万言,在语言表达上充分显示出作者扎实的语言功底,同时行文规范,体现出作者严谨的学风和学术素养。这里我不多说,读者自会从字里行间体会。

我和丽江博士同事多年,我在中文系,她在外语系。她为人直爽,为学刻苦,教学、科研工作都做得很好,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她更是坚定执著,孜孜不倦。她天性聪颖,近年来又师从于著名语言学家、中国修辞学会会长王德春教授,学问上更是进展神速,真是可喜可贺!但愿她在今后的学术生涯里,写出更多更好的论著,为繁荣我国语言学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冯广艺

2007年7月31日于武汉

前　言

从形式上看，“话语”(discourse)表现为使用中的语言，是说写者在特定语境中使用语言达到交际目的的言语手段；从本质上看，“话语”是语言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交汇点，话语不仅与语言系统有关，还与言语交流的语境有关。对政治话语(这里专门探讨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话语)的研究必须联系与其相关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语境，从言语行为层(言内意义)和社会行为层(言外意义)两个层面去考察。也就是说，考察话语，须全盘考察话语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意义和作用。语言既然作为社会活动的基础，以及作为文化、社会群体和社会机构中人类关系的基础，那么语言的理解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与符号层面，它必须联系社会、历史、文化的因素去解构话语的意义。话语蕴涵在社会中，同时反作用于社会，话语的社会性以及话语与社会结构的辩证关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语言理解的精髓。全书共分十章：

第一章从话语的一些基本理论出发，在对“话语”和“话语分析”界定以后，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一个特殊语类(genre)的政治话语——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话语上面，并简要回顾了政治话语和政府新闻发布会的研究现状。研究发现，目前对政治话语，尤其是对政府新闻发布会话语的研究明显不足。本研究正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以我国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话语为研究目标，从话语的角度和宏观、中观、微观的语境着手，来探讨我国政府新闻发布会话语的内在特征、话语的结构及话语的策略。

第二章从宏观语境出发，采用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办法，搭建政府新闻发布会话语建构与理解的总体框架。研究表明，宏观的文化语境(指以“仁”、“礼”要义为主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和社会主

义制度下的现代文明与政治文化形成的“合力”)形成我国政府新闻发布会话语建构与理解的“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并在意识形态上得以体现,其中,表现在言语层面上的最典型的是“国”即“家”的概念隐喻。

第三章讨论中观的情景语境。以话语范围、话语基调、话语方式三要素组成的情景语境形成政府新闻发布会的机构(institutional)语境和机构话语,并在宏观语境的制约下,形成我国政府新闻发布会的仪式化“独白体”(ritualized monologue)话语秩序(order of discourse)。

第四、五两章介绍了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话语结构。本文视发布会为一个言语互动过程,形成交往—回合—话步—行动的等级构式。发言人与记者的问答构成发布会话语的主体部分,形成“中心前成分+中心成分+中心后成分”,即“pre-head+head+post-head”的问答模式,不同模式下涵盖不同的意义和功能。

第六、七章分析了发布会的发言人、记者、观众等的话语角色及角色转换、角色重叠和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认为,话语角色的选择并非说话人随意为之,而是策略性的选择。

第八、九章分别探讨了发言人和记者的语用策略:认同、议程设置、闪避、模糊、话语重述、委婉和预设。本文认为语用策略是在微观语境下并受宏观、中观语境影响和制约的具体运用。

第十章是结论。结论部分总结了本研究的特点,并提出了对我国政府新闻发布会制度在语言实践上的启示。

Abstract

As a speech means that a speaker/writer uses to achieve a certain goal in a certain context, discourse, formally speaking, is the language in use; while in essence, discourse is the juncture to connect language system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Discourse analysis, therefore, needs not only the study of language itself, but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ve context. Likewise,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discourse, say,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 (GPC here after), must take the social, politic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two levels, i. e., speech act level and social act level, should be connected, the former for the locutionary meaning; the latter, the illocutionary meaning. Discourse is a social practice. And discourse has a dialectic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structure. The present dissertation is divided into 10 chapter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Chapter 1 starts with the redefinition of "discourse" and "discourse analysis" for the purpose of studying GPC, a political discourse genre, which is put forwar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lack of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and research of CPC indicates the necessity of the present project, the feasibility of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framework established by adopting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with the cultural, situational and discursive contexts taken into account.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static and dynamic contexts.

Chapter 2 builds a framework of p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GPC discourse. The macro-contextual analysis of this genre of discourse indicates that the macro cultural context of Chinese GPC results from the composition forces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i. e., “ren” (仁) and “li” (礼) theory, as well as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culture by political system in socialist China. This macro cultural context decides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GPC discourse, which reflects some underlying ideologies, among which,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of “a country is a family” is a prototypical representation.

Chapter 3 probes into the situational context, a mid-level context, which exists between macro-context and micro-context. The situational context, which is formed by three elements, i. e. , discourse field, discourse tenor and discourse mode, decides the institutional nature of GPC discourse and its context, which, interacted with macro-context, brings the ritualized “monologue” pattern of GPC discourse into shape.

Chapters 4 and 5 are devoted to th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GPC discourse. Considered as a process of speech interaction, GPC discourse manifests itself a stratum structure of transaction-exchange-move-act. The Q-R (Question-Response) part forms the main body of the GPC discourse, with the model of “pre-head + head + post-head”, different models having different meanings and functions.

Chapters 6 and 7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of different roles of GPC discourse, i. e. , the roles of spokesperson, journalist, audience, etc in the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 of discourse. The choice of discourse role is considered strategically rather than at

random.

Chapters 8 and 9 illustrate the pragmatic strategies of spokespersons and journalists, respectively, mainly including identity, agenda-setting, evasion, vagueness, reformulation, euphemism, presupposition, to name just a few. The strategies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discourse in micro-context, which is influenced by and interacted with macro- and mid-contexts.

Chapter 10 summarizes some findings of this dissertation and some implications are offered for speech practice as well.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1.1 引 言	(1)
1.2 话语分析	(5)
1.3 政府新闻发布——一种政治话语语类	(8)
1.4 国内外新闻发布会话语研究现状.....	(14)
1.5 本研究的提出和创新点.....	(23)
1.6 本研究的意义.....	(28)
1.7 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章节安排.....	(29)
1.8 语料来源和收集.....	(30)
1.9 语料的标注.....	(30)
1.10 结 语	(31)
第二章 文化、国家认同与意识形态	(32)
2.1 语境概说.....	(32)
2.2 宏观的文化语境.....	(38)
2.3 国家认同.....	(50)
2.4 意识形态.....	(52)
2.5 文化与身份的憩园——“国”即“家”的隐喻方式 ..	(59)
2.6 结 语	(64)
第三章 仪式化的“独白体”	(65)
3.1 概 述	(65)
3.2 政府新闻发布会话语的语类辩说	(67)
3.3 仪式化的机构话语	(71)
3.4 “独白体”的话语构式	(84)
3.5 结 语	(89)

第四章 新闻发布会的话语结构(一)	(91)
4.1 概述	(91)
4.2 新闻发布会的开始和结束	(95)
4.3 主体部分	(100)
4.4 结语	(110)
第五章 新闻发布会的话语结构(二)	(112)
5.1 概述	(112)
5.2 答话者话步的形式和功能	(112)
5.3 问话—答话中的假性连贯及实质	(129)
5.4 结语	(140)
第六章 参与者的话语角色及其相互关系(一)	(142)
6.1 话语角色概述	(142)
6.2 话语建构者的角色分类	(145)
6.3 话语建构者的角色分析	(147)
6.4 话语角色的转换	(161)
6.5 结语	(163)
第七章 参与者的话语角色及其相互关系(二)	(165)
7.1 理论回顾	(165)
7.2 话语接受者的角色分类	(167)
7.3 话语接受者的角色分析	(169)
7.4 话语角色的重叠	(178)
7.5 发言人和媒体记者的话语角色关系	(179)
7.6 结语	(180)
第八章 语用策略:新闻发言人	(182)
8.1 意识形态下的话语策略总纲	(182)
8.2 发言人的话语策略	(184)
8.3 结语	(204)
第九章 语用策略:媒体记者	(206)
9.1 引言	(206)

9.2 话 语 重 述	(207)
9.3 预 设	(216)
9.4 模 糊	(218)
9.5 结 语	(224)
第十章 结 论.....	(226)
10.1 概 述.....	(226)
10.2 对 我 国 政 府 新 闻 发 布 话 语 实 践 的 启 示	(228)
10.3 本 研 究 的 局 限	(230)
附 录.....	(232)
附录 1	(232)
附录 2	(245)
参 考 文 献.....	(273)
后 记.....	(294)

第一章 絮 论

1.1 引 言

本文开宗明义，欲在一开始就对“话语”(discourse)进行说明，是由“话语”这一术语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的。

对“话语”的界定一直以来为人所争论。“话语”对应的英语是 discourse，与之有关的另一术语是 text，有人译为“语篇”、“篇章”、“文本”或者“话语”。因此，text linguistics 有人译为“篇章语言学”，例如，在刘辰诞 1999 年的《教学篇章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 for Teachers*)中把 text 视为“篇章”，而把 discourse 看做“语篇”。在黄国文的《语篇分析概要》(1988)一书中的“语篇”对应的却是 text。一般看法是，英美国家的学者倾向于用 discourse，而欧洲的学者喜欢用 text 一词。一些学者认为，“话语”、“语篇”只是地域上的使用区别，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分，因此也就无所谓“话语分析”还是“语篇分析”或者“篇章分析”，是“话语语言学”还是“语篇语言学”了，如胡壮麟(1994:2—4)。

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的意见，如杨信彰(1999)、熊沐清(2001)等。杨信彰在为 Gee 1999 年出版的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 导读中说：“语篇是话语的具体表现形式”(1999: 14)；《劳特利奇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96)把 discourse 定义为“不同类型的语篇的通用术语”(Generic term for various types of text)；柏克与科里编撰的《文学术语与批评》(1993 :142)则认为，“话语描述了一个语篇是如何写就的，但并不描述语篇的内容”[It (discourse) describes “how” a text

is written, not the content]。

Jaworski 和 Coupland (1999:1—3)在其编著的《话语读本》中对收录的众多有关话语分析的经典论文进行总结后,最终列出了对“话语”的 10 种定义。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 3 大类:(1)话语是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2)话语是使用中的语言;(3)话语是包括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的社会实践。

van Dijk(1998:193—196)在谈到“话语”概念时,把“话语”看成是交际事件和言语成品(verbal products)。他把“话语”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定义:广义的“话语”指的是某个交际事件,包括交际行为的参与者(指说写者、听读者)或者特定的场景(时间、地点、环境)。交际事件可能是口语,也可能是书面语;可能是言语的,也可能是非言语的形式(如手势、脸部表情等)。狭义的“话语”指的是“谈话”(talk)或“语篇”(text),是完成了的或正在进行的交际事件的“产品”。

对“话语”的其他看法是基于不同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向来定义的。例如,英语语用学家 Brown 和 Yule(1983)认为,话语是一个过程,是说话者或作者在某个语境中用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或实现自己的意图的词、短语、句子,而语篇是成品。美国话语分析学者 Stubbs 认为,“话语”是“自然发生的连贯的口语和书面语言”(1983:1),强调其分析单位和功能。系统语言学家 Steiner 和 Veltmen 把话语解释为“作为过程的语言”,强调其动态本质。社会语言学家 Kransch 把话语定义为“讲话方式、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同时也是某一话语社区的行为方式、交际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转引自李悦娥等,2002:4)英国批评语言学者^① Fowler

^① 需要指出的是,批评语言学由 Fowler 等人于 1979 年在“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中提出;批评话语分析由 Fairclough 于 1989 年的“Language and Power”一书中提出,目前国内学者大多把二者等同起来(见陈忠华等,2002;戴炜华、陈宇昀,2004;辛斌,2004;丁建新、廖益清,2001,等),也有认为两种属不同的术语,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见田海龙 2006)。

则将之界定为“符号化于语言中的意识形态”(1987:10—12)。

提到“话语”，不可不提到法国社会学家 Foucault。可以说，今天在社会学领域、语言学领域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正蓬勃兴起的“话语”研究及“话语分析”研究，尤其是批评性话语研究，莫不受 Foucault 的“话语”观的影响。

“在每一个社会中，话语的生产要受到一些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及再分配”(Foucault, 1984: 109)。Foucault 认为，话语同权力和知识交织在一起。话语不仅关涉能说什么和想说什么，它还关涉谁有权力说，什么时候说和以什么样的权威说。话语体现的意义和社会关系，它们构成主观性和权利关系。“话语是与知识中固有的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主观性形式(forms of subjectivity)和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一道构成知识的方式。话语不仅仅是思维和意义产生的方式。话语构建其试图控制的主体身体、无意识和有意识的思维以及情感生活。”(Weedon, 1987:108)

按照 Foucault 的意思，不是“人说话”，而是“说话人”，我们的身份就是通过话语制造的知识产生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控制话语的团体或阶层就被赋予了莫大的社会权力。Foucault 认为，知识(尤其是人文知识，如真理、道德等)是通过话语产生的，每个时代的人都无意识地受到这个时代主导话语元素的影响。

批评分析学者 Fairclough (1992)特别吸收了 Foucault 的话语权力的观点，认为话语建构社会，不仅构建社会“客体”，也构建社会“主体”。

从形式上来看，“话语”既可以表现为口头形式也可以表现为书面形式。话语形式的确定，要视具体的交际情形而定。例如，辩论者之间的对话是口头话语，但刊登在杂志或者报纸上的则是书面话语；新闻发布会的发言人和记者问答是口头话语，但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在报纸或网络上则是书面话语。由此，一段独白、对话，众人的交谈，或者诗歌、小说等，都是话语。

总而言之，对“话语”的不同角度的理解导致了话语这一概念